

年度热播电视剧同名小说
震撼人心的亲情爱情伦理剧作

母亲心

王子鸣 黄振丽 著



著名导演 高希希 潘文杰 王文杰 联袂
著名演员 黄圣依 秦 岚 吴 越 推荐

中国版

“真假公主”

母親心

王子鸣 黄振丽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废墟上还有一颗蓬勃的心

道就在具体的万象中。只有生活在万象之中而清醒的人，才能自觉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葆有一颗新鲜活泼而蓬勃的心。故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读作者之新作《母亲心》，眼前渐渐淡出两个人：一个已物化异己，空有人的躯壳而心已分裂；另一个则重塑再生，仍葆有人性本真且具有生命的鲜活。

虽然，小说背景是20世纪初的旧上海，但它却超越时空局限，以文化废墟上的现世生活为平台，将笔触伸向精神层面，使每一个现代人的灵魂都充分显“形”，从而打开人们心灵的窗口，让读者在非物质的世界中感悟失衡、感悟迷茫，乃至毁灭。

旧中国的大上海，是充斥着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文化废墟，边缘交杂而光怪陆离，已远离了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貌似繁华，实则充满灾异与破碎。生活其中的人群，人格分裂、人性缺失、找不到自我的现象，在许多作品中已屡见不鲜。然而，作者却没有过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铺叙，有的只是清亮的故事脉络和人在各种欲望追求中的突变。这种特殊的艺术视角，构思超凡脱俗，叙述不拘一格，手法别具匠心。也能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彼鉴此，往返回味，产生跨时空的阅读价值和思想意义。

扯掉人的欲望、贪婪的遮羞布，还原人性本能的欲动和外在的诱惑与役使，作者把人生真态从纷杂、逐利的社会场景中剥离出来，向世人展示颤动在文化废墟里的那一颗颗委顿失序的心。没有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场景，人们活在虚无的废墟上，还能干什么呢？只能在物欲横流、情欲困局中任人性扭曲、精神颓废，让失序、迷乱的心灵随波逐流。《母

《母亲心》则告诉我们，活在文化废墟上的人群，注定要被残缺的人生和病态的人性，刻下深深的时代印记。小说中的梁雅致、杨永铭、林晚秋、梁咏仪、单宇东，乃至翁母、梁云楚等，他们的心从来就没有片刻的憩息，从来就没有一丝的温情，都在追利逐情的困局中不断奔跑和流变，在满足一己的私欲中不断膨胀与畸变，在文化废墟上冷漠地相虐相杀。诸色人等，绝非仅是那个时代的遗物，在现世生活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活物。或许，这也是作者回避生活历史场景，而只写人的真正原因。

小说年代的不可稽查性，实质是一种荒渺的艺术魅力；《母亲心》所具有的时空穿透力和艺术扩张力，使作品横切生活、直喻时弊。

当然，作者的笔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世界荒凉、人生荒诞和心灵冷漠的一面，还让我们透过病态的社群，仍能感受到人性中蓬勃、本真的东西——那就是一颗伟大而卑微的“母爱之心”。那颗人已疯掉、爱还健在的心，只有这颗心，还在废墟上熠熠生辉。这颗心虽然历经沧桑，但却没有破碎；虽然为一个疯娘所拥有，却从来没有凋零和虚伪过，它是那么执著、真挚与鲜活，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与梁母的“爱女之心”相比，梁雅致、梁咏仪、杨永铭们的“贪婪之情”无不扭曲了本真的原形，披上了虚伪的面纱。许多看似正常的人，却藏着一颗“精神错乱的心”。而精神错乱的梁母，却拥有一颗本真、清醒、执著的心，这让我们在冰冷的精神世界里，真切地感受到丝丝暖意。

“我愿做无家可归的懒汉，在荒郊野外期遇美丽的盲女，携着她在天地间过一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以山浆野果为生，居林间茅舍为家，纵情于荒野，箫歌于云天，以求追随着我们自然的心和生命的本真，能够自然而然地倾心而活。”这正是作品所给予的，也是掩卷之后难以释怀的。

陈德东

于2010年9月29日夜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宿元命	005
第二章 十八载	054
第三章 复仇棋	087
第四章 爱之痛	101
第五章 阴与谋	129
第六章 话剧风波	136
第七章 身世纠葛	180
第八章 二女相斗	205





题 记

母亲，您给了我生命，
而我则成了您永远的牵肠挂肚。

母亲在哪里，
哪里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地方。

母亲的心，是一缕阳光，
和煦、温暖。

母亲的心，是一潭深渊，
清澈、深远。

母亲的心，是微笑时的眼神、微微上翘的嘴角，
充满着温暖、慈爱和包容……





楔子

“妈妈，不要丢下我，妈妈……”梁雅致猛地从被窝里坐了起来，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她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双眼，撕心裂肺地大叫了起来。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这样从噩梦中醒来，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流泪并歇斯底里地大叫。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噩梦中的场景：那个被她一直叫妈妈的女人一直往前走，根本就不理会她的叫喊，仿佛那个女人根本就不认识她。

然而，现在，梁雅致似乎已经习惯这样了，她在一次次的睡梦中醒来，发现她所渴望的一切仍旧没有改变，那个女人仍旧丢下了她，她仍旧没有得到她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她夜夜梦中所遇到的竟然如此真实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尽管她是那样地不甘心。

她深呼一口气，好像是想把心中的怨气全部吐出，但是她发现，这一切只是徒劳，因为梦中一次次的遭遇已经在她的心中种下了一颗这样的种子：奢华生活并不能取代她被抛弃的阴影，她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让自己安静下来，从知道的那一天开始，她就从没有甘心过，她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像往常一样，梁雅致披着睡衣坐在偌大的客厅里，屋子里除了那个陈旧的老座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没有一点声响。老钟旁若无人地响着，似乎并不理会这个蜷曲在沙发一角的女人。梁雅致就像半夜从梦中惊醒一样习惯了老钟的滴答声，周围实在是太静了，慢慢地，她就听不到老钟的滴答声了。



楔子

此时，对梁雅致而言，周围才算是真正静得非常可怕！

“砰！”

客厅的门忽然被人重重地推开了，还在刚才那种可怕的安静中一动不动的梁雅致下意识地抬起头，向上翻着眼皮，几个人进入了她的视线。

这几个人中，有几名警察，还有几个她非常熟悉的人，她爱过的和恨过的人。当她慢慢地动一下她刚才还蜷曲着的身子时，这些人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

梁雅致似乎早就明白了将要发生什么，她好像并不着急要和这些人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只是用一双有些冷冷的眼睛，看着这些已经站在她面前的人。她看到那几个她爱过和恨过的人的眼中充满了愤怒，怒火几乎要将她燃烧起来，她竟然从这些火苗中感到了一点点的满足。她的目光扫射着对面的人，再次看到了那几名警察，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似乎是很高傲地猛地抬起头，慢慢地伸出自己的双手，然后看到警察从腰上取下冰冷的手铐，无情地戴在她的手腕上。

“雅致，我们大家如此相信你，你怎么不知悔改，为什么要这么残忍？”翁诗真不解地问道。

“翁诗真，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都是因为你，才会有今天的我。我说过的，不是所有的人在遭遇人生变故之后，都可以不用怨恨来生活、来报复这个世界的。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梁雅致从刚才的平静中一下子暴怒了起来，她刚才那忧郁的眼神中此时充满了怒火，几乎要将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叫翁诗真的女人燃烧掉。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听到楼下的吵闹声，翁母和梁母急匆匆地从楼上下来。

“妈，我们都看错雅致了，子敏的死……是雅致下的毒。”翁诗真哭诉、哽咽着。

“雅致，真的是你下的毒？”直到这个时候，翁母似乎还不肯相信翁诗真说的事实，她看了看哽咽的翁诗真，又看了看已经从刚才的暴怒中平静下来的梁雅致，一脸的无奈和凄然，“你不是说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吗？为什么？我和诗真这么相信你，所有的人都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原谅你以前所做的一切，雅致，你怎么就不知悔改，怎么就这么狠毒呢！”

梁雅致静静地站在原地，任由翁母肆意地捶打与拉扯，她毫不理会，漠然置之，似乎周围的人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然而，梁雅致最终还是没有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忽然狠狠地甩开翁母的手，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吼一声：“好了！你有完没完！”

大概是没有想到此时的梁雅致会如此冲动，同时还有这么大的动作，翁母忽然感到身子一倾，失去了平衡，一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身边的杨子辉和翁诗真眼疾手快，迅速伸手扶住了将要摔倒的翁母。将翁母推到一旁的梁雅致此时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平静，她顾不上身边的一切，走上前去，一边抱怨一边大喊道：“从小没有父爱，没有母爱，只有个疯妈，没人疼过我，没人爱过我，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过我……”

怨恨，已经充满了梁雅致的头脑，她怒视着周围所有的人，继续控诉着自己的不满：“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富家小姐，有钱、有身份、有地位，还有杨子辉。可是你，翁诗真，是你，把我的生活全都改变了。是你，让杨子辉离我而去；是你，让我变成了一个被人遗弃的人；是你，让我瞬间失去了一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拥有的一切就这样拱手让人，而我将一无所有！所以……所以我要让你们都变得不能和我争，所以，所以我要你们一个个地都死在我的手里……”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梁雅致的脸上，她抬头看着这个人——杨子辉。



“梁雅致，你还有没有一点儿良心，你害死了子敏，怎么还能说出这样没人性的话，你到底是不是人！”杨子辉似乎还没有发泄完心中的愤怒。

“哈哈！”梁雅致忽然笑了起来，她捂着被杨子辉打得火辣辣的脸，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看着眼前这个她曾经并一直深爱的男人，绝望地对他说：“子辉哥，你打我！”

梁雅致看着杨子辉，一边摇着头，一边哭诉着她内心最矛盾的感情：“子辉哥，你曾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希望，你曾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梦想，可是你……可是你却一次次地亲手毁灭了我的梦想和希望，我恨你，子辉哥，我恨你！”

说完这些话，梁雅致开始一步步向后退，眼前的这个男人，让她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凄凉和怨恨。

“这就是你要害死人的理由？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残忍、无情的畜生。”

站在一旁的翁母痛斥着到这个时候仍不知悔改的女儿，泪流满面。

“对，我是你生的，你是我亲妈，可我最恨的人就是你！”，梁雅致开始疯狂了，“如果当初你不把我调包，让我生下来就知道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都是因为你，我恨你……”

说到这里，梁雅致彻底崩溃了，她一边大声地咆哮着，一边往后退，忽然她跪在地上，泪眼迷离的眼中射出两道寒光，一下子刺穿了对面这颗伟大而悲苦的母亲心……

第一章 宿之命

第一节 祸起

20世纪初的老上海，到处都是霓虹闪烁，城市的上空弥漫着洋车和歌舞混合的气息。

此时，雨下得很大，街道上空落落的，看不到一个路人。而在“梁家”的货仓里，梁家的姑爷单宇东正紧张地指挥着工人们急匆匆地搬运着大大小小的货箱。

昏黄的灯光下，单宇东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木棍，嘴里斜叼着一支即将熄灭的烟蒂，靠在仓库里摞得高高的麻袋旁，凶神恶煞般地对忙碌的工人们吼着：“他娘的，都给我抓紧点儿！”他一边恶狠狠地咆哮着，一边用手中的那根木棍不停地敲打着身旁的麻袋包。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紧接着，一声振聋发聩的巨雷响彻耳旁。应该是这声响雷的原因，仓库里正在忙碌的工人们下意识地愣了一下。然而还没等这些被雷惊吓到的人们回过神，两道刺眼的车灯突然迎面射了过来。还没有等忙碌的工人们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梁家”少爷梁恒斌已经带着一群手下，冲出汽车，洪水般地涌进了仓库。

“给我看紧了，一个都别放跑！”梁恒斌轻狂的高喊声中，满是得意之情。

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单宇东看见有人突然闯进货仓，竟然一下子蒙住了。做贼心虚的他怎么也想不到，梁恒斌突然会鬼使神差



地出现在这里。

见到这幅场景，单宇东想到了逃跑，但是已经被梁恒斌堵住了出路。他无路可逃，只能躲在高高的麻袋包后面，等待时机。

紧接着，两路人马旋即在货仓中混战起来，各不相让，场面一片混乱。

“砰……砰……”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货仓里霎时安静下来。

“都不许给我动，谁动我一枪崩了他！”梁恒斌举着枪，狂傲地警告所有的人。

“谁是这里的头儿？”梁恒斌走到一个被制伏的工人面前，用枪顶着他的头，厉声问道。这个工人此时已被吓得魂不附体，他哆哆嗦嗦地扭头望向那高高的麻袋包……

梁恒斌看到这里，嘴角微笑了一下。他举着枪，小心翼翼地走向高高的麻袋包走去。躲在那里的单宇东恨得牙根直痒，“他娘的，这个败家子怎么来了？”他既害怕，又不甘心，就在梁恒斌快要靠近时，单宇东突然用力推倒了麻袋包。

梁恒斌见有东西倒下，急忙躲闪，单宇东蹿上货箱，夺路而逃。梁恒斌站稳后，见有身影向远处跑，便举起了枪。“砰、砰”，两声枪响之后，单宇东“哎呦”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梁恒斌一手举着枪，慢慢走近单宇东，他似乎早已经知道或者从声音听出这个中枪的家伙到底是何方人士。他走到那个人的跟前，连瞟都没有瞟一眼，就不屑地冷哼一声：“妹夫，果然是你……”

外面的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梁云楚梁老爷此时正坐在房间内的摇椅上，双目似睁似闭，悠闲地听着老上海那不紧不慢的音乐。

“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管家张伯急促地敲着



梁老爷的房门。

“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一惊一乍地……”梁老爷听到声音，从摇椅上站起来，走到门前，一脸沉稳、威严地打开门。

管家张伯欲言又止，他嘟嘟囔囔地说着“少爷、他”这几个字。

“恒斌？他怎么了？”

梁老爷刚才还沉稳、威严的神情此时竟然一下子紧张起来，看得出来他此时急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便急切地问管家。张伯似乎并不想让什么外人听到，于是便刻意贴在梁老爷的耳畔低语了几句。

梁老爷听罢，脸上显出惊愕之情，自言自语地说：“没想到这么快，他就查出来了。”

事情应该很严重，梁云楚吩咐管家张伯快去叫梁咏仪过来，因为这个时候只有她知道单宇东在哪里。

很快，梁咏仪随管家张伯来到客厅。

“单宇东现在在哪儿？”梁云楚一脸威严地问道。

“宇东啊……”梁咏仪并不愿意说。虽然她畏惧父亲的权威，但为了保护丈夫，故意和老爹打着哈哈。然后她就开始敷衍着说，这么晚了，单宇东还没回来，肯定在陪商户应酬。

梁云楚并不想在女儿的面前发怒，他一脸威严地直视着梁咏仪的眼睛，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女儿啊，你现在不说实话，我也不逼你，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让我查到单宇东做了什么对不起梁家的事，到时，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还有单宇东这个女婿。”

听到父亲的话，梁咏仪自知心虚，不敢正视梁云楚，嘴里颤抖着轻声叫了一声“爸”。

正在梁咏仪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的时候，家佣王妈带着梁咏仪哭闹不停的儿子小单良跑了过来，当王妈看到梁云楚愠而不怒的

神情时，赶紧胆怯地解释说，小单良吵着非要梁咏仪不可。

梁云楚看了看哭闹着的外孙小单良，摆了摆手，吩咐梁咏仪先带小单良回屋去。

梁咏仪心中暗喜，偷偷长吁了一口气，哄了哄儿子。随即，抱起小单良向父亲梁云楚告辞，窃喜着离开。

等梁咏仪带着儿子离开，梁云楚回到沙发上，闭眼仰靠在上面，似有所思。

管家张伯见梁咏仪走了，忧虑地询问下面该怎么办。

梁云楚慢慢睁开眼，整了整思绪，无奈地说：“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一家人，能够关上门自己解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了。”

忽然，电话铃声响起。

管家张伯慌忙拿起电话，听了一声，随即又递给梁云楚，同时告诉梁云楚，来电话的是少爷梁恒斌。

梁云楚、管家张伯和梁咏仪匆匆地坐上车，不到一个时辰，便来到梁恒斌电话里所说的货仓。

“宇东、宇东……”梁咏仪一下车，便着急地呼喊着急、寻找着自己的丈夫。

“咏仪……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躺靠在一角的单宇东虚弱地回答着。

听到丈夫的声音，梁咏仪顾不得脚下的路黑，她循着声音，飞快地跑过去。

来到单宇东的面前，梁咏仪看到已经中弹负伤并倒在地上的丈夫，不禁发出一声尖叫，惊慌失措地大声喊着：“宇东，宇东，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此时，梁咏仪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怒，她怒火中烧地环视了一下众人，最后将目光定在自己的哥哥梁恒斌的身上，她带着哭腔厉声质问梁恒斌：“告诉我，谁打伤了宇东，谁打伤了宇



东？”

“你猜对了，是我打的！”梁恒斌看着自己的妹妹，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你疯了吧，为什么打他，你怎么不一枪把他打死，好让我变成寡妇啊！”梁咏仪听罢此言，猛然起身，对着梁恒斌大声喊道，旋即又开始对梁恒斌撒泼般地捶打、拉扯。

梁恒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凭梁咏仪无理取闹。过了一会儿，他指了指单宇东，对梁咏仪说：“你去问问自己的丈夫到底干了什么好事？”

梁恒斌的话刚说完，梁咏仪更气急败坏地厉声质问起梁恒斌：“问宇东什么？我和宇东平时怎么对你的，我们哪儿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竟然这么狠心，这么无情无义！”

梁咏仪一边说，一边依旧无休无止地捶打、拉扯着梁恒斌。

梁恒斌终于忍不下去了，他一把推开捶打他的梁咏仪，平静地说道：“我要真是无情无义，早就一枪崩了他了！”

梁咏仪一怔，随即怒目直视梁恒斌，厉声质问：“单宇东做了哪些对不起你的事，能让你一枪崩了他？”

梁恒斌不甘示弱，轻蔑地反问梁咏仪：“你丈夫干了什么事，你难道一点儿都不清楚吗？单宇东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竟然敢偷换公司的货物，以假充真！”

兄妹俩针锋相对，相互指责、问罪。而此时，尽管梁咏仪说话的口气明显地弱了一些，但对丈夫的行为依旧矢口否认。

“都给我闭嘴！”一直站在一旁未出一声的梁云楚，忽然厉声呵止。

“老张，先送宇东去医院。”梁云楚不想看到再有任何不利的事情发生。

“是，老爷……”管家张伯应声走向单宇东，慢慢扶起单宇东。